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文人剪影

林语堂等著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编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本泉
编 委 王文琛 孙 震
许万雄 杨本泉
曾健戎

文人剪影

林语堂等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103千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17114·46 定价: 0.88元

编辑例言

为了使广大读者多了解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不选编。只收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较少，则按性质选编成集。时限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在解放后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事后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有

意无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与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加以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有关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编若干集，陆续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 (1)
林琴南传略	与 龄 (7)
严几道先生	严秋尘 (11)
章太炎先生	曹聚仁 (14)
王静安	玉 李 (18)
观堂别传	龙岷精灵 (21)
辜鸿铭	林语堂 (25)
记辜鸿铭翁	孟 祁 (31)
记辜鸿铭在德国	嗣 奎 (34)
哭白涤洲	老 舍 (37)
齐白石	无 病 (41)
记齐白石	味 橄 (44)
黄公度	任 潮 (48)
胡适之	温源宁 (54)
刘复 (半农)	迺 迂 (57)
半农纪念	知 堂 (60)
回忆刘半农先生	商鸿逵 (65)

刘半农先生和陶元庆氏	许钦文(67)
陶元庆及其绘画	许钦文(71)
徐志摩——一个孩子	温源宁(81)
吴宓	温源宁(84)
杨震文(丙辰)	迺 迂(87)
张伯苓先生	王石逸(90)
吴经熊先生	周壬林(94)
李叔同	曹聚仁(97)
梁漱溟先生	李竞西(101)
冯友兰	郑朝宗(108)
孙伏园先生	老 向(112)
刘大白	受 仲(120)
朱湘周年忌	罗念生(124)
革命画师高剑父	大华烈士(128)
徐悲鸿先生	无 病(133)
老舍	王斤役(136)
庐隐	刘大杰(138)
忆庐隐	冯沅君(142)
郁达夫和丰子恺	许钦文(144)
孙大雨	沈从文(149)
许钦文先生	味 回(153)
何容何许人也	老 舍(159)
校阅小记	孙 震(164)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象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瞭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象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

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十六种之多，于是我更象贫儿暴富，废寝忘餐，日夜披阅。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者也的用法，渐渐地能够用文言写一段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摩拟林译笔调居然很象。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余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可惜十余年来东奔西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八年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入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得怏怏地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象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够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

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桎梏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在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撷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六一派^①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挚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雪女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着极大的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门盼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

^①礼拜六派，即鸳鸯蝴蝶派，因以《礼拜六》期刊为主要阵地，故名。

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那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尝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建立时，一时气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过渡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槁饿闾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阋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扬的史可

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人与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激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么？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么？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么？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远蒙蔽么？决不！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象凿环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犊式的清廉，犯斋弹妻纵恣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还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也自有她的精深宏大，沈博绝丽之处，可以教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他们的价值。况且法国吕滂说过，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作主。因为死鬼的数目，超过活人万万倍，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文化不过一个空洞的名词，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建造成功。这些可爱的灵魂，都在古书里生活着，翻开书卷，他们的声音笑

貌，思想情感，也都栩栩如生，历历宛在。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就发生亲切的友谊，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誓死卫护。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响，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至于象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征。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同情的。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见林语堂先生的《辜鸿铭》），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样。与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

总之，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气骨，有操守的老头子！

林琴南传略

与 龄

余生也晚，不及见琴南，然心固识琴南也，识之者以画始。画二尺小横披也，绘二乞儿争食，一乞前立者得食，意颇自得，掀盖将倾于釜；其一求分食而不得，意甚愤，自后拔其足使颠。神态栩然，表情跃纸上。吾父告余曰：“此琴南画也。”余心识之。异日又往视其跋。跋曰：“遇食汝尽前，我拔其足汝便颠。汝遇食须顾我，汝先我食如何可。乞儿纷纷方竞食，林子过之长太息：不让固非佳，愤争亦何得。官场士品半如此。我今借汝作样子。”心复识之。及见《茶花女遗事》，觉前所见译本小说，无如是之佳者，察译者为谁，则琴南也。心又识之。曾见《晓斋随笔》载一则云：“先君归自法国，与琴南丈合译《茶花女遗事》，至心伤处，辄相对大哭，声彻户外。”要其凄凄切切，诚足以伤人心，流泪于不期然而然也。

琴南童年从师，先生家贫，每不能举炊。琴南偷袜囊一把米持与之，先生怒斥。琴南以告母，母曰：吾儿奈何漠不敬乃至是耶。亲斋一担米馈，先生乃受。琴南童时，固未了

了。并非有天赋之聪明也。而能文章耀海内者，力学使然也。琴南自孩提以至弱冠，皆长于贫患忧戚之间。迨清道光末，福州岁大疫。父客游台湾，资尽，困不得归。时澳门贼以铜艇阑入内港，聚江南桥下，谬言与南船竞铁猫，发炮互轰。琴南适家横山，距江三里，飞弹虽然，日夜从屋上过，比屋奔徙略尽，母以无食故，不得去，日夜缝旗，以博温饱。明年父构疾至家，四十日卒，时大父在殯，大母亦继逝，弟耀东行渡台湾，依人求馆，客死。丧葬接踵，悲梗劳顿。嗟乎！琴南亦苦矣。

琴南既以文章雄海内。究其主张，乃谓“文以载道”，“文，贯道之器也。”故其《国朝文·序》有云：“世之治古文者，初若博通淹贯，即可名为成就。顾本朝考证诸家林立，而咸有文集，陆离光怪，炫乎时人之目，而终未有尊之为真能古文者，则捃扯之家，第侈其淫丽，于道莫适也。”又言“文必师古”。《唐文·序》有云：“为文而不师古人，直不烛而行暗，虽心识其途而或达焉，则必时构虚慑之象，触物而震，无复坦行之乐。”是也，固有理存焉也。而琴南之于古文独宗韩、柳二家，曾著《韩柳文研究法》行世。于斯二者，尤善昌黎^①。尝曰：“为文师古人者，亦师其醇于理，精于法，工于言，神于变化者而已。凡是数者，求之古人，或不可得兼，兼者其惟昌黎乎。”又曰“昌黎之文，理蓄于中，文肃于外。篇同而局不复，则先后处置之适宜也。语激而词不嚣，则吐吞研练之

^①昌黎，指韩愈。

出于自然也。或千旋百绕而不病其繁细，或东伏西挺而愈其奇倔。”其倾倒之者，甚矣。其论古文也，以文气、文境、文词为三大要。三者之中，特重文境。谓古文不能造境，即沦于尘浊。方望溪斥钱虞山其秽在骨，即其造境俗也。下至竟陵、公安，匪特不能造境，直以流嫚嫚之笔，入讲古文，则文境尤不堪问。文章惟能立意，方能造境，故谓之意境。至于文气，则附理而行，理足则气坚凝，理亡则气虚枵，舍理言气，皆欺人之言。古文犹人身也，动作言语皆气所使，动作言语可见，气不可见，实则一一皆气所运动。能多读书，识理，则文气所发，声之长短高下皆宜矣，以理遣词，胡患不工。然必泽之六经诸子，又湛深于小学，则一字一句皆有来历矣。

琴南固以“文以载道”者也，顾所作抒情文特佳。佳者在于笔达。非特达也，且曲。非特曲也，且巧也。如《周养庵篝灯纺织图记》曰：“余既为周养庵作《篝灯纺织图》，题诗其上，心悲节母之劬，因而自伤吾母。图成还之养庵，至不敢置念，恐念之益以增余之悲。养庵既得图，告诸吾友徐又铮，请余更为之记。呜呼！养庵必欲增余伤心者，极其伤心更甚于余，故必引其类以自壮也。”纤纤文态，惓惓见之。矧琴南性至孝，所为文者，若《先妣事略》，若《周养庵篝灯纺织图记》，若《苍霞精舍后轩记》，若《先母陈太宜人玉环铭》，每于闲漫纤碎之处，追叙及母，至情至理，恻人心肝。此固抒情之文之所能，而载道之文之所不能者也。琴南方以“文以载道”自矜，宁自知己固以抒情胜耶。

琴南行峻，拙于交。或有持达节之说，劝以周游通显，则傲岸略不为意。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作冷红生传曰：“生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少时，见妇人辄蹑蹑隅匿，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恨之。迨长，以文章名于时。读书苍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绝一时，寅缘求见，生卒不许。邻妓谢氏笑之，倩生他出，潜投珍饵，馆僮聚食之尽，生漠然不闻知。一日，群饮红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褊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生好著书，所译著《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琴南之容，吾不及见。然每一念及，则有一容清癯晰而髯者，憧憬于脑。琴南之容，果清癯晰而髯者耶。安知其非短而肥硕而长者耶？曰：以吾意度之容夫是矣。

琴南所译小说凡一百余种。所译者，与原文有出入，而原文实无其精彩。其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二八”之役，毁于火。乃不多见，见者亦不过十余种耳。

琴南名紆，号畏庐，又号冷红生，闽县人也。

廿三，八，廿六上海

严几道先生

严秋尘

几道先生名复，号又陵，福建闽侯人也。早慧，词采富逸。师事同里黄宗彝先生。课经之余，常与先生讲述明代仕林掌故。沈文肃初创船政，招考学生，储海军将才，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先生成文数百言以进，为沈公所赏，用冠其曹。时年方十四也。五年卒业，派上船政局自制之扬武军舰，周历黄海及日本各口岸，舰长为英人德勒塞君（C. Tracey），英之海军中校也。是时东邻亦正开始筹备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等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概。德勒塞在华服务三年归，濒行，谓先生曰：“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業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業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先生之所以文章耀于世者，德君与有力焉。

逾四年，先生被派赴英，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肄业。时适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先生课余常与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比学成归，李文忠伟其能，辟教授水师学堂。